

清史稿卷三百七十一

英兵既陷吳淞由海入江六月

犯鎮江提督齊慎劉承榮

敗退遂攻城海關率駐防兵死

二日

敵以

入城

屠旗民海關與全家殉焉

予騎都尉兼一雲騎尉世職諡昭節

入祀昭忠祠並建祠鎮江妻及次

附祀

京口恨

姚凡著

姚凡著

京口恨

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

京口恨

姚凡

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泰州人民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9.125 插页2 字数192,000

1987年7月第1版 1987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-3,780册

ISBN 7-5346-0067-7/I·11

书号: 10352·081 定价: 1.45元

责任编辑 邵平

1
1
1

6

自序

《京口恨》是写镇江近代历史的一段故事。

镇江是江南的一座历史名城，素有“天下第一江山”之称，那里有天生的山水美景，诸多的名胜古迹和传奇般的神话传说，历史上又是一座商业繁华的水陆码头。因为镇江背山面江，地势雄险，古来就是兵家必争的军事重镇。著名诗人陆游曾题诗说：“江右占形胜，独数古徐州^①。”

人们一提到镇江，都自然与蜀汉刘备在甘露寺招亲、宋代梁红玉擂鼓战金兵等历史故事联系起来。也总会联想到白娘子水漫金山的神话传说。其实镇江历史悠久，还有许多真实的故事和珍贵的轶闻，迄今还远远没有被发掘或传扬出来。本书所写的一百四十五年前的一段故事，应该说就是很值得开掘和传扬的。

那是鸦片战争的后期，大批英国军舰侵入长江，到了镇江出乎意外地遭到剧烈的抵抗，震动了世界的舆论。一个小小的镇江，打了一仗，为什么有这样的声威呢？这是因为驻守镇江的旗兵，不畏强暴，浴血奋战，给英国侵略军以前所未有的打击。连英国的军方也不得不承认这个事实。伯纳德在《随军日记》中说：“英国在镇江所遭受的损失，比起以

^① 古徐州指镇江，镇江在徐州之南，所以又有南徐州之称。

住的战役都要惨重。”

恩格斯对镇江之役写了如下一段：“驻防旗兵虽然不通兵法，可是决不缺乏勇敢和锐气。这些驻防旗兵总共只有一千五百人，但却殊死奋战，直到最后一人。……如果这些侵略者到处都遭到同样的抵抗，他们绝对到不了南京。”

但是，查阅我国近代史书，对这段历史大都一掠而过。在文学上也没有取材于此或以此为背景的著作。清末民初写鸦片战争的小说，比较著名的有观我斋主人的《罂粟花》、蔡东藩的《清史通俗演义》和程道一的《鸦片之战演义》。这几本书虽然都写到了镇江抗英的历史，却都是淡笔轻描。这大概是因为镇江战役虽然震撼世界，但时间极短。从英军攻到战斗结束，最多也不过两天时间，而当时中国通讯技术十分落后，并有其它的一些原因，所以不可能详尽记述其始末。但翻开地方史册以及有关记载，探讨镇江之战的失败原因，却是十分曲折和惊人的，其中许多正反两面的史实，颇能引起人们的思考。

我虽然不是镇江人，但我非常热爱镇江这个地方，尤其因为我在镇江工作过一段时间，故而有机会接触到镇江的历史。在一个偶然的的机会，我在镇江博物馆里看到了有关镇江抗英的史料和实物，它深深地吸引了我。我想，这样的一段惊天地、泣鬼神的可贵的历史，为什么在文坛上没有把它展示出来呢？从那时起我便很有兴味地搜集镇江抗英的历史资料。不过，当时我还没有写小说的动机。

后来，随着资料的深入挖掘，对这段历史有了较充分和全面的了解，其中一些人物的形象，在我脑子里活了起来，这才开始有了创作的萌念。

起初，我与一个同志合作，试写了一个剧本，剧本初稿出来，许多同志很感兴趣，至少认为这个题材是很新颖的。但是由于种种原因，剧本被搁置起来了。接着因为我调动工作，事务缠身，自然束之高阁了。

过了一段时间，江苏省文化厅和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同志先后到上海来找我，他们都很热情，而且很重视这个题材，要我剧本继续改出来。出版社的同志还约我把这个题材写成小说。我在他们的鼓励下，决定作一番尝试。在这一过程中，我得到他们很有益的帮助，使我坚定了创作的信心，而且更明确了作品的主题思想。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了。

戏和小说是非写不可了。既然要写，就不能不涉及到创作上的一些问题。

要写镇江这段历史，不能不牵涉到一个人。这个人就是当时京口（镇江）副都统海龄，是他带领一千五百旗兵与十倍于己的敌人进行了殊死的战斗。实事求是地说，当时如果没有海龄这个人，也没有镇江这段可颂的历史。不用说，要写这个作品，还必须把海龄放在主人公的地位上。

然而，对海龄这个人是有争议的。

海龄是个什么样的人呢？

海龄是个品级很高的满族将领，骄傲自负，孤行己见。他忠于清王朝，但他的作为又为朝廷之所忌，朝廷并不十分信用他，所以是一个典型的孤臣孽子。

清朝统治时期，特别在清末，满、汉民族矛盾十分尖锐。清政府对汉族人民实行高压统治，视汉族为异端。作为清统治当的一员，海龄不能不反映清王朝的意志，在客观上

他受到历史的制约，这是可以理解的。

可是海龄的内涵，也是阴暗的。他对汉族人民抱着很深的民族偏见，防汉如贼。在他“抗夷防汉”的思想指导下，把汉族看作潜在的敌人。在抗英中，他不仅不能联合汉族人民共同抗战，相反地害怕人民乘机反抗其种族统治，对汉族特别防范。在一次大搜捕中，他以捕杀汉奸为名，一次就不分青红皂白，逮捕了一百七十多个汉人，一气杀了十三个。在加强镇江城防中，也疑汉民不可靠，过早封闭城门，不准出入，以致后来使人民遭到不必要的损失。这些事在汉人中特别是在汉族上层士人中造成极大的反感，许多人把海龄看作罪人。

我在镇江读过两册线装刻印古本，一名《出国城记》，另一名《京口倭城录》，这两本书是当地士人记述英军侵犯镇江情况的实地记载，其中对海龄极尽讽刺和挖苦，甚至把镇江遭受英帝国主义的蹂躏，也归咎于海龄，可见民族仇隙之深。

然而，海龄毕竟是个镇江抗英的主要首领，他在抵抗外敌侵略上毫不含糊，非常坚定。在当时满族将领中，能够这样坚持抗英，反对投降的寥若晨星，海龄能坚持抗敌，确实难能可贵。

据《清史稿》记载：“城陷时，海龄将堂印交与印房、晓晴校祥云，随同伊妻并伊孙皆在署内捐躯。”还在海龄的传略中，给他作了“大节无亏”的结论。

在镇江士人朱士云的《草间日记》中，有这样的记载：当英军攻打镇江时，地方官员都逃遁一空，惟独海龄坚守京口，他“点兵上阵，巡视一遭，归而涕，目尽肿”。

外国人奥则隆尼在《随军作战记》中，对海龄作了一发记述：“一位满族副都统向他们（旗兵）大声疾呼地发表演说，鼓励他们再作一次努力去挽回今天的命运。叫他们宁愿做一个英勇的战士死在疆场，不要在可惜的野蛮的侵略者面前苟延残喘。最后他向全体愿意保持军旗光荣的清兵战士号召说，宁可自杀，决不投降。”

后人谭宗浚在一篇《观海赋》中，把海龄比喻为“如范蠡之摇鼓直前，如王黑之孤忠誓殉。”并叹道：“山疑晋介之焚，水积吴胥之怨，老兮少兮，并相殉于灰烬。”这些都表明，海龄忠于职守，与敌奋战，失败后，他们全家都跳进火焰中自焚了。这也是历史记载的事实。

对这样一个在民族矛盾中作了许多伤害民族感情的事，而在抗击外敌侵略中英勇献身的满族将领，在作品中应如何塑造他的形象呢？在历史上如何给他一定的地位呢？这在创作中不能不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。

海龄的确不同于鸦片战争中著名的抗英英雄关天培、陈化成等人，这是由海龄的历史局限、阶级局限和教养、性格决定的，他是个悲剧性的人物。他所以不能同关、陈齐名，与他的性格的两重性是有关联的。

对于写海龄的问题，在我们讨论创作问题时，就有两种断然相反的意见。

有的人说：“既要写海龄，就应理直气壮地把海龄写得完美一些。”

也有的说：“海龄是有问题的，这个人能写吗？”

两种意见，从两个极端上提了出来。

把海龄写成完美的英雄吗？但海龄并不完美。由于他的

偏见，使他在抗英斗争中失去了民心和民力，使镇江战役失败得更惨更快。

海龄是不可以写的吗？但他确是难得的满族抗英将领，是为抗英而死的一员战将，历史能全盘否定他吗？如果这样，不也是一种历史的偏见吗？

上文说的剧本被搁置下来，与观点上的分歧也是不无关系的。

综括来说，海龄是一个既有错误面又有骨气的人，实际上，海龄的言行已经把他自己的形象塑造出来了，用不着作者对他进行臆断。

我不相信世界上真的有那种完美无缺的人物，也不赞成有错误的人注定要被历史所否定的说法。人是应该分析的嘛！

于是我决定写一个具有两重性格的有着复杂的内心世界的海龄。既写他坚决抗敌的坚韧性格，又写他坚持民族歧视的顽固性格。

不过，海龄的历史功过也不是各占其半。对人的评价不能简单地运用数学概念，也不能随心所欲地苛求一个历史人物。我想，当国家面临外敌侵略的时候，有人敢于拿起武器，与敌人进行殊死的搏斗，而且富有献身精神，他不是应该受到人们的颂扬的吗？即使他有过这样或那样的错误，甚至曾经代表过这个或那个的势力集团的利益。

这就是这部作品的倾向性吧！因为海龄在抗英这点上是“无亏”的呀！

我在塑造海龄的同时，塑造了海龄的妻子裕贞。历史文献没有更多地记述这个善良的满族妇女的业绩，但在镇江人

的心目中，海夫人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形象。在一篇民间故事中，对裕贞有过一段十分形象的描写：“在镇江城破的时候，海龄回到自己家里，只见他的妻子很安静地坐在书桌旁，一手抱着三岁的孙子，一手握笔凝思。当她见到海龄回来，便对海龄说：‘城关正在激战，夫君返家为何？莫非是眷恋妾儿？’海龄说：‘今日之战，敌势甚众，城已破，燃在眉睫，尔等宜速出城，我的生死将与城共，勿以夫为念。’海夫人站起来四眸双目说：‘事已至此，我已早有准备。我已将家人遣散，小孙由我处理吧！夫君宜速去杀敌，勿以我等为念！’说罢，她急匆匆地抱着孙子往外跑，海龄随后追来，只见他的妻子毫不犹豫地抱着孙子，跳入火丛中自焚。”

海夫人裕贞之死，不是简单地死了。她的死，犹如晴天霹雳。她虽然是个满族上层的贵妇，在人们的心目中，却是那样的巍峨和峻拔。

海龄的勇敢，感动了他的部下的官兵。他们也象海龄一样抱着必死的决心，勇守城池，壮烈献身。

特别应当提到，当时代表着汉族抗英意志的仪征盐民，是一支很有战斗力的民间武装，他们在长江下游不断袭击敌人，使英国人胆战心惊。但他们却被卖国的清朝官吏和汉奸出卖，大部丧生在外国人的炮火之中，数千盐民，血流长江，沉冤一个多世纪。这样的旷古奇冤，在作品中理应给他们以相当的地位。

镇江的汉族人民，在民族仇杀和外敌蹂躏的双重压迫下，忠贞不屈，经受了英国侵略军血洗镇江城的空前的灾难。

镇江的这段历史，是用鲜血染过的历史，作为后人难道可以缄默吗？

为了使作品忠实地反映当时的现实，同时又为读者乐于接受，我尽力在尊重基本史实的前提下，增强小说的故事性。但由于笔力和水平所限，未必能够淋漓尽致地描绘出当时触目惊心的历史场面，这就是我缺乏钩深致远的功力所致了。

《京口恨》终于出版了，这部作品正象书中的主人公一样，要经受一番历史的检验。

在这个题材的创作过程中，得到了江苏省文化厅王鸿、李培建同志、江苏省镇江市博物馆陆九皋同志以及镇江市文化界同志的帮助，本书内还引用了许多同志的研究成果，在此一并致谢。

作 者

一九八六年三月于上海

一八四二年七月（清道光二十二年六月），鸦片战争到了最后阶段，吴淞局势突变。

英吉利军队攻占了吴淞东西两个炮台，抗英名将陈化成英勇殉国，上海、宝山两城相继失守，长江海口沦为英国人的天下。

接着，英国侵华舰队纠集七十多艘舰船，一万二千多人的军队，集结在吴淞口外，准备入侵中国大动脉——长江。

这是英国侵华军最高当局的决策，一次战略性的进攻。

吴淞口战争气氛越来越浓，惊动了长江沿岸各县，也惊动了江南古城京口（镇江），不几天工夫，一向热闹的京口城瘫痪了。

正是入伏季节，京口却似乎没有一点热气，什么都在冷却。各种各样的传闻和议论，在大街小巷的老百姓中飞快地传播着。

“今年正月，天上有一团白气，围城直转，这是‘白龙困城’，怕有灭顶之灾！”

“壬寅六月初三，车轮大小的黑云一团，在京口上空旋转，从东南转到西北，到申刻时分，黑云向西北方向直压十三门土城，正好应着红毛人从东边打到我们西边来了。”

“壬寅正月初一，太阳被天狗吃了大半个^①，这是阳衰

① 清朝道光二十二年，是壬寅年。那年的正月初一，出现日半蚀。

阴盛的预兆。”

京口守城的旗兵也与平时不一样，他们在城门口搜查过往行人。西门城外用竹竿挂着十来个人头，据说是被就地正法的汉奸的头。

严缉汉奸的风声特别的紧，旗兵查抄十分仔细，稍见可疑的人就会被抓起来。京口都统府前贴出黄色告示，写着：

“凡捕获奸细，按律正法示众。”

镇江陷在恐怖和混乱之中。

那一天，上午八九点钟光景，从大市口兵营开出大队旗兵，把东门内大街两边的道路把守得严严实实，不许行人在大街上走动，几个骑马的旗兵在大街上来回巡视，大声地吆喝和斥责着一些回避稍为迟缓的人。

大街的两边，站满了争着看热闹的老百姓。尽管人们惊慌、恐怖，还是禁不住好奇的心。他们惊异地窃窃私议，猜测着今日这个不寻常的迹象。

“大概朝廷有大官到京口来了。”

“说不定洋人快打到京口来了。”

“看样子那个满族副都统^①又要杀人了。”

百姓们紧张而又神秘地交头接耳，猜度着即将发生什么事情。

过不一会儿，有两匹快马从东门方向奔驰而来，看来是开路的侍卫，他们挥舞着马刀，命令旗兵们举枪示威。接着，有一支人数众多的马队飞驰而来，马跑得很快，马蹄碰

^① 清代八旗组织中每旗的最高长官称都统。各省驻防八旗，凡设将军处，其下设副都统，江苏设置江宁将军，京口系江宁将军统辖，故京口都统府只设副都统。

着碎石路面，发出急促而又嘈杂的声音。

马队为首的是一个体格魁梧，褐色皮肤的旗兵将官，他头戴起花珊瑚顶冠，身穿青色箭衣，脚踏方头元色粉靴，骑着一匹纯种蒙古战马，看上去有五十开外的年纪，两眼炯炯有神，显得十分威武。

他就是调任才半年的京口副都统海龄。

海龄姓郭洛罗氏，满洲镶白旗人^①。是满族世袭武官，居正二品爵位。他骑在马上，昂首策马，目不旁视；眉宇之间，显露出满族人那种自命不凡的骄矜神情。自从顺治皇帝进关，清王朝统治中华江山已有将近二百年的历史。在汉族人的眼里，满族人是胜利者，征服者。海龄是个神圣不可侵犯的天之骄子。

今天，海龄带着侍卫，视察江防以后，回到东门。守城官把他们捕获的一名外国奸细交给他的上司。海龄听了详细禀报，当即命令侍卫严加警戒，押解这名奸细火速回都统府去。不一刻到了都统府，立即开审。升堂如仪，海龄把惊堂木猛的一拍，大声喝道：“艾礼逊，把你们的计谋统统招出来，这里是都统衙门，有权杀你的头，你懂得大清的王法吗？！”

“天哪！我什么也不知道，我是个传教士。”艾礼逊讲一口流利的中国话，摆出满不在乎的神态。

“传教士为什么刺探长江的水情？”

“这是传教士份内的事。传教的人每到中国一个地方，都有许多事——绘制地图，了解民情，向百姓宣讲教义，还给中国人治病，这是上帝赋予的使命。”

^① 清代满族军队组织和户口编制，以旗的颜色为号，有镶黄、正黄、镶白、正白、镶红、正红、镶蓝、正蓝八旗（正即整字的简写）。

“胡说！水情舆图里清清楚楚地标明哪里有暗礁，哪里是浅滩，哪里是航道。还有，那图里详尽地标上哪里筑有炮台，哪里驻着军队。这哪里是一般的地图，分明是一张军事行动图，你还敢狡辩？”

“啊！太可怕了。这是你们的臆造。”

“罪证确凿，还用得着臆造？你是英夷的奸细。”

“不！我是牧师。”

“牧师？牧师天生不当奸细？”

“我不认为你的判断是公正的。”

“对于奸细，杀头是最公正的。”

“哈哈！将军阁下，大英帝国决不会允许你们这样做。我是英国人，英国公民受英国法律的保护，懂吗？”

海龄听了艾礼逊的话，勃然大怒。他使劲拍了一下惊堂木，大声喝道：“这里是天清的王法办事。大清国律昭彰，触犯朝律者斩！管你英国什么法，什么律的！”他吩咐左右侍卫：“把他押下去，马上张贴告示，明日午时问斩！”

侍卫们吆喝一声，把艾礼逊拖了下去。

海龄身边，有一个人名叫隆庆，是都统府的协领^①。他知道海龄是个僵硬的人，说得出口也做得出，不觉动了心机。他把嘴凑到海龄的耳根旁，轻声地说：“大人！艾礼逊是英夷派遣的奸细，这是无疑的，杀他也是合乎国律的。不过，艾礼逊毕竟是个外国人，现在朝廷对洋人的事颇费心机。依卑职之见，艾礼逊如何处置，还要慎思为好。”

^① 清代协办军事的武官



